

在世界掀起一场恐怖小说热销风暴的《血书》系列，让你体验到切身的渗入骨髓的恐怖与惊悚！

《猛鬼追魂》《养鬼吃人》的作者克莱夫·巴克的最强力作！

The Dead Highways



罪恶之城

Books Of Blood I

[美] 克莱夫·巴克 (clive barker) 著 王立新 洪宇菲 译

薄薄的橡胶面具被拉开了，他真实的脸露了出来，黛安吓得想往后退，但是他的手抓住了她的头发，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抬头看他的几乎没有肉的脸，他的脸上只有几条干瘪的肌肉在上面挂着，在他的皮革似的下巴上似乎有胡子的痕迹，他脸的大部分只有骨头：这是一张污迹斑斑的腐烂的脸……

「美」 克莱夫·巴克 (Clive Barker) 著
王立新 洪宇菲 译



The Dead Highways
罪惡之城
Books Of Blood 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书 . I, 罪恶之城 / (美) 巴克著; 王立新, 洪宇菲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7.1

ISBN 978 - 7 - 80228 - 260 - 5

I. 血... II. ①巴... ②王... ③洪...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447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06 - 7441 号
The Books of Blood By Clive Barker
Copyright © Clive Barker
Copyright Licensed by Time Warner Book Group UK
a division of Time - hife Entertainment Group Limited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7 NEW WORLD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血书 . I 罪恶之城

策划: 梁小玲

作者: [美] 克莱夫·巴克 (clive barker)

翻译: 王立新 洪宇菲

责任编辑: 梁小玲

封面设计: 创品牌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 (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00 × 900 1/16

字数: 220 千字 印张: 16.25

版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80228 - 260 - 5

定价: 25.00 元



前 言

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本血书；当我们被打开的时候，都是红色的。

——克莱夫·巴克

黑夜独自在野外行走的时候，你是否听见过奇怪的叫声？你是否看见过奇怪的光亮或神秘的黑影？一个人在一栋空旷的房子里过夜的时候，你是否会感觉到幽暗中有深邃的目光在默默注释着你？在午夜，你是否曾经感觉有人掐住了你的脖子捆住了你的手脚，而你一时竟然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你读过让你浑身直起鸡皮疙瘩的鬼怪的故事吗？你听说过怪异得让你毛骨悚然的传闻吗？你经历过让你胆战心惊、事后越想越怕的场景吗？

这样的经历和感觉虽然不一定使人感到愉快，但是却非常刺激；能够丰富我们的人生经验；为沉闷单调的生活添加些色彩；甚至能够激发我们的思维和灵感。如果你为自己缺乏这方面的体验感到有些遗憾的话，不妨仔细阅读和品味一番多次获得世界大奖的著名幻想小说家克莱夫·巴克创作的系列小说《血书》。

故事的情节和结局都是很难预料的。每翻过一页或进入下一个段落，都会有一个甚至多个意外的情节等待着你——令你紧张，令你兴奋，令你痴迷：有的是只是一双有思想的手；有的是感官异常敏锐的人；有的是变态的人；有的是死去的人；有的是有灵性的动物；有的是来自地狱的魔鬼……而一切都在预料之外，又似乎在情理之中。

这是一些写在血书上的故事。它们是一张地图，在漆黑的夜晚，把我们的生活沿着高速公路引向未知的目的地。这些小说将把你带到悬崖的边缘——然



罪恶之城

后，越过去……

这是一组具有强烈冲击力的小说。里面充满了令人敬畏的想象力。作者的精美的文笔和巧妙的构思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各种宏大的场面繁杂而不混乱；主人公真切的心理感受细微而不琐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不管是令人战栗的恐怖场面，还是充满浪漫色彩的情欲描写，作者都没有仅仅停留在满足读者的感官刺激；而是从更高的角度，展现人性，揭示人生。

全套《血书》丛书共有4册组成，每册均由6~9篇从人物到背景都完全不同、又各自独立完整的故事组成，这尤其适合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快节奏、充满多元选择的信息时代的青少年阅读。

本册由《死亡大道》、《地铁屠夫》、《搞恶作剧的魔鬼》、《一个极富魅力的雌性动物》、《性爱、死亡和星光》、《被毁灭的城市》、《恐惧是与生俱来的》、《和魔鬼的赛跑》和《温柔的女杀手》9个中篇组成。

系列小说《血书》自1984年在英国出版发行之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重新点燃了那些平时不爱读书甚至讨厌读书的男孩子的阅读兴趣”，以致自出版以来，每年加印、再版数次仍然供不应求，目前已被翻译成了20多种各国文字。更令人惊异的是，不仅中学生喜欢读《血书》，大学生也喜欢，甚至许多中年人也承认它“的确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在阅读《血书》的过程中，许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和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都不知不觉地疏远了网络、游戏、电视、歌厅、影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奇迹。

翻开本书，通过“异类”的眼睛和奇幻多姿的“地狱”与我们现实世界的巨大反差，读者可以更深刻、清晰、客观地审视我们生活的社会，发现和反省人类世界自身的丑陋和卑劣，激发和调动我们内心世界真善美的一面，更加珍惜美好的现实生活。



前言 P₀₀₁

1 死亡大道 P₀₀₁

她站起并且感觉他的头发在旋转，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一样猛烈地旋转。像是在空中游泳——脚下的地板简直像没有了一样。房子的墙壁成了幽灵，在黑暗中向她怒目而视，并且张着大嘴。她看着门，始终感觉有一种难以克服的无力感……

2 地铁屠夫 P₀₁₃

尖叫声已经使考夫曼头脑清醒了，并且感觉到体内有一种力量被解放出来。他很清楚不能再逃避了：人会有胆小的时候，但现在不能。将会有一种原始的对峙，两个人，面对面。将不会有任何的掩饰，一点也没有，他不能心存任何的侥幸。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这一点很纯粹、很简单……

3 搞恶作剧的魔鬼 P₀₃₇

孩子们已经到达了门口，头发上和身上沾满了松针。波罗没注意她们的离开，他跑过房间，避开像雨点一样在空中飞舞的装饰品，拾起一个敌人忽略的黄铜的烤面包叉。各种小饰物在他脑袋周围，以令人发晕的速度转着，他的脸已被擦伤，但是他一点也不在乎，战斗的激情充满全身，他开始对抗着飞舞着的书、钟表和瓷器的碎片……



4 一个极富魅力的雌性动物

P₀₅₉

他不知道他是怎么站到门厅中间的，因为他的腿已经麻木了，并且一点也不听使唤。烛光之外，在他看不到的地方，他听到有人在说话，并不是真的在说话，严格地说不是词语，是一些没有意义声音，那声音可能是人，也可能不是人发出的……

5 性爱、死亡和星光

P₈₉

薄薄的橡胶面具被拉开了，他真实的脸露了出来，黛安吓得想往后退，但是他的手抓住了她的头发，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抬头看他的几乎没有肉的脸，他的脸上只有几条干瘪的肌肉在上面挂着，在他的皮革似的下巴上似乎有胡子的痕迹，他脸的大部分只有骨头：这是一张污迹斑斑的腐烂的脸……

6 被毁灭的城市

P₁₂₇

离天空那么近，轻拂云端的巨头，又被重新挂在了它粗粗的脖子上。成千上万张嘴和巨嘴发出同样的惊叫声，默默地、极其可怜地请求上苍。因失败而怒号，因希望破灭而怒号，因迷惑而怒号。他们怒号的目的，是想知道，时间长河里的这一天，怎么会在失败的挣扎中结束呢……



7 恐惧是与生俱来的

P₁₅₅

照片确切地记录了所有的这些反应：他怎么歇斯底里；他可怜的企图，使恐惧不再出现；他的泪水；他流血的手腕；……最后，筋疲力尽超过了恐慌。这一般是在一个小孩身上常发生的事情。有多少次他伴随着鼻子和嘴里的泪的咸味入睡了，不能够再坚持得久一点吗？

努力只是加重了他头脑里的噪音。现在，代替一首催眠曲的，是他的大脑里低吼的叫声，催着他入睡……

8 和魔鬼的赛跑

P₁₉₁

一道耀眼的光在他的两耳之间闪了一下，比他所想到的要快得多。

他的头颅破裂了，从他头的表面喷出发亮的、白色热的东西。在他眼窝里的眼睛萎缩成了黑色的东西，从他的嘴和鼻孔里开始冒光。在几秒钟之内，他被燃烧成了一个黑色的肉柱，没有一束火焰或是一缕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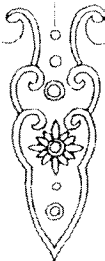
9 温柔的女杀手

P₂₁₅

“你不存在了，”她说，向他走近。“他们将永远不会找到捉多的任意的任何部分了。时间飞逝，留下的仅仅是——”

极度的痛苦。这使得他很难发出声音。或者是她又一次改变了他的喉咙，他的上颚，他的脑袋？她正打开他的头骨，对他进行改组……

P₂₄₉ 跋



血书 I
罪恶之城



BOOKS OF BLOOD I

books of blood I

死亡大道

1

她站起并且感觉他的头发在旋转，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一样猛烈地旋转。像是在空中游泳——脚下的地板简直像没有了一样。房子的墙壁成了幽灵，在黑暗中向她怒目而视，并且张着大嘴。她看着门，始终感觉有一种难以克服的无力感……

有一条死亡的高速公路。

在我们生命背后的未知领域，它们一直存在着，幽灵火车的车道，梦幻马车的车道，它们永不停息地承担着死者灵魂的运输，从不走错路线。在死亡线上徘徊的人，当心脏即将爆裂，并且视力就要消失的时候，会隐约地感觉到或是听到车道上由于残酷、暴力和堕落的行为产生的悸动和隆隆声。

这些路上有路标，有高速路、桥、紧急避难所。也有收费公路和十字路口。

这些十字路口上有大量的死者聚集和通过，它们是有智能的，能禁止死去的人再溜进我们的世界。这里交通拥挤，并且死者们发出很尖厉的声音。把真实的世界分开的障碍物是一条破旧的、狭窄的、走在里面不知是什么感觉的通道。

死亡大道上这样的十字路口位于托灵顿大院65号。它是一座前墙是砖砌成的仿乔治王时代风格的独立的建筑物。从其他的方面看65号是非常寻常的。这是一栋破旧的、容易被忘记的房子，它曾有过的庄严已消失殆尽，它至少已经被闲置了十年了。

不是渗入墙壁的潮气使承租人远离65号的。也不是酒窖不能藏酒，或是从台阶到屋檐之间的前墙下沉产生的裂缝，而是通道发出的嘈杂的声音，来来往往从没有停止过的喧嚣声。墙壁上的石灰已脱落，屋梁也歪了，窗户也走形了。看着让人心烦。托灵顿大院65号是一个经常闹鬼的地方，没有人能长期居住在这里而不精神错乱。

在过去的某段时间里，在这所房子中一定曾发生过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或是怎么回事。但是，甚至没有任何经验的人也能明白无误地感觉到空气中的难以承受的压抑感，尤其是在顶层。在65号的空气中有血的记忆和痕迹，在墙角和缝隙中残留着的血腥气，让人难以忍受。这所房子和它的周围没有害虫、鸟，甚至连苍蝇也没有一只。没有蟑螂在厨房中爬行，也没有八哥在它的阁楼上筑巢。

无论发生过什么暴力事件，人们都想揭开这房子的秘密，就像用小刀切开鱼腹一样想找出什么。通过这个世界的伤口，死者向外凝视，并且他们还说了



罪恶之城

些什么。

无论如何那都是一个传闻……

☆

★

☆

★

那是对托灵顿大院65号进行调查的第三周。在非常规领域取得空前成功的三个星期。在这件事中，以一个刚刚涉足这一事业的二十岁名叫西蒙·麦克尼尔的小伙子为媒介，艾塞克斯大学超心理学研究所获得了所有有关人死后的生活的无争论余地的证据。

在房子最高层的一个房间，一个幽闭恐怖的走廊中，男孩子麦克尼尔把死去的人召集到这里，并且根据他的要求，他们留下了他们到过这里的很多的证据，在灰褐色的墙壁留下了一百个人不同的手迹。他们写下了在他们头脑中闪现的所有东西；他们写出自己名字，当然，还有他们的出生和死亡的日期；零散的记忆，和对他们活着的后裔的美好祝愿；字里行间也暗示着他们现在的苦痛和对逝去的欢乐的想念。一些手迹拘谨丑陋，一些细致优雅并且很女性化。还有一幅猥亵的图画，并且旁边写着类似半成品的浪漫的打油诗，一朵枯萎的玫瑰，一盘连三子棋游戏，一张购物单。

许多的名人来到这个哭墙前——墨索里尼来了，列宁和詹尼斯·乔普林（摇滚乐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歌手之一）——这些都是没有人会忘记的人。在这幅很棒的作品旁边签署他们自己的名字。这是一个死去的人的点名册，而且名字一天天在增加，就像有一张嘴在不停地说话，诱使他们出来，并且静静地把自己的名字庄严地写在这个单调的房间里。以研究灵魂领域为终生事业的玛丽·佛罗里斯库博士已经很习惯面对冰冷的失败的事实。当获得的证据不能证明什么时，也很坦然。现在，面对突然的激动人心的成功，她觉得既兴高采烈又很困惑。

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过去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三周她一直这样坐着，坐在从写着字的房间往下走的楼梯中间的平台，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听着来自楼上的各种嘈杂的声音，简直不敢相信展现在面前的这个奇迹。以前只能得到一点零碎的、急促的、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模糊的声音。但是，这次，是第一次长时间的持续听到这些声音。

楼上，喧闹声停止了。

玛丽看了一下表：下午六点十七分。

这种接触在六点以后就不太多了，由于某些原因最好能知道都来了些什么人。她想等过半个小时再上去。今天会有什么事发生吗？谁曾到过那个肮脏的





小房间，并且留下他们的痕迹？

“我架起摄像机吗？”她的助手雷吉·富勒问。

“请吧。”她低声说，对前景的展望使她有点心不在焉。

“我们今天将会得到什么？”

“我们再等他十分钟。”

“好吧。”

楼上，麦克尼尔突然倒在房间的角落里，通过小窗户看着十月的太阳。独自呆在这讨厌的地方，他感觉稍稍有点不好，但是仍然微笑着，那憔悴但幸福的微笑甚至能感动大多数大学教师的心，特别是佛罗里斯库博士的心：噢，是的，这女人被他的微笑、他的眼睛、他无力地看着她的眼神弄得神魂颠倒……

这是一场不错的游戏。

确实，起初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演戏。现在西蒙知道他们在玩一场赌注很大的游戏。作为一种谎言测试，一场严肃的辩论开始了：麦克尼尔和事实的对抗。事实很简单：他是一个骗子。他写在墙壁上的所有的“幽灵的手迹”，是他用密藏在舌头下面的短铅笔芯写的，他上蹿下跳弄出很大的声响并且大声地呼喊并不是因为受了什么感应或刺激，他写的不是名人的名字，他一想起来就想笑，那都是他从电话号码本中找出来的。

是的，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游戏。

只要他造出幽灵，她承诺了他许多东西，名气的诱惑，钱财的承诺，在电视上受到欢迎的承诺，和他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奉承等，这一切诱使他编造出这些谎言。

他再次微微笑了笑。她称他为她的中间人：一个单纯的信息的传递者。她很快就要上来，来看他，他的声音由于大声地说那些乱写的名字和无聊的废话而变得有些沙哑。

一想到当她看着他的裸体，或是近乎裸体的时候，他很高兴。为防止他隐藏某些东西，他身上所有的穿戴就是一条贴身内裤。这是一种滑稽的遮掩。他最需要的是舌头下面的铅笔芯，和能持续半个小时大喊大叫的能量。

这时，他大汗淋漓。由于汗水的缘故胸部变得又湿又滑，头发散乱地贴在他苍白的额头上。今天的工作太辛苦了：他多么希望跑出这个房间，轻松地躺下，享受一下和煦的阳光。中间人把他的手放在阴茎下面，懒散地自我陶醉着。

房间的某处似乎有只苍蝇，或几只，被困在里面了。对它们来说季节已经很晚了，但是某些地方还有。经常是在窗户或是电灯周围嗡嗡地飞。他听到了它们飞行的微小的声音，但没太在意，他全神贯注于他的游戏，和因此而产生



罪恶之城

的快乐的情绪之中。

这些无害的昆虫声音，嗡嗡直响，像是在唱着哀怨的歌，抱怨着这逐渐变冷的季节。

玛丽·佛罗里斯库用手指敲打着桌子。今天她的结婚戒指松动了，随着她敲打节奏，她感觉到它的移动。它时松时紧：有时松一点，虽然她没有分析过这神秘的现象，但是她还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上今天它特别的松：几乎掉下来了。她想到了艾伦的脸。艾伦临终前的脸。戒指上的洞似乎是一个隧道，透过它，她看到了他的脸。这就是他死时的情景：在通向黑暗的隧道中被越拖越远？当她用指尖摸它的时候，似乎感觉到它似乎变软了一样。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一种幻觉。

为了驱逐痛苦，她想到了楼上的男孩。他的脸很容易地出现在她面前，他的微笑和稍有点女性化的体形如此得容易地进入她的脑海里。他真的有点像一个少女——棱角不分明，皮肤细腻而洁白。

戒指仍然戴在她的手指上，而且她已经感觉到它变得更软了。她抬起头向上看。富勒正在组装设备，在他的光头的周围有一圈淡绿色的光时隐时现。

她突然觉得眼前一花。

玛丽静静地盯着富勒，但是富勒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什么也没看见，而且什么也没听到。看着他身上的光环，她感觉到某种新奇的感觉被唤醒，充满她的全身。空气像是突然有了生命：每个氧、氢、氮分子亲密拥到她周围和她紧紧地拥抱。富勒头上的光环不断地扩大，以至于房间中的每个物体都笼罩在其中。她指尖上的那种不自然的感觉也在不断扩展。当她呼气的时候，她可以看见她呼出的气的颜色：那是一缕带有淡红色的迷人的橘色气流。她能听到，相当清楚地听到，她旁边的书桌声音：是一种低沉的抱怨。

一个世界正向她上打开：她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各种感觉失去了控制。突然，她明白这个世界是作为一个系统，不是政治或宗教的，而是一个感觉系统，从有生命的肉体扩展到无知觉的做成书桌的木头，扩展到做成她的结婚戒指的陈旧的黄金。

而且范围越来越广泛，超出了木材，超出了黄金。接通了死亡之路。在她的头脑中她听到来自非生命的声音。

她抬起头向上看，或更准确地说是某种力量把她的头向后猛推，使她盯着天花板。上面布满了蠕虫。不，这太荒谬了！但是，这是真的，它像是活的，在有节奏地跳动，在实际生活中这往往被认为是想入非非。





透过天花板她可以看见那个男孩。他正坐在地板上，手向外伸着，头向后仰，和她一样也进入了一种忘我的状态。她的新视觉看到围绕着他身体周围的一闪一闪的光——那是他内心思想的轨迹，并且看到了他心中的喜悦之情。

她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令人惊奇的能力，展现出来的是另一种视界，他在撒谎。他没有和幽灵交流的能力，从来就没有过，她很轻易地就看到这一点。他是一个小小的说谎者，一个说谎的可爱男孩，一个不理解或没有足够的智慧明白他之所以敢这样做的后果的、没有恶意的说谎的男孩。

现在一切都在发生。谎言在继续，骗局在进行，死亡之路上的人们，被模仿和歪曲的病人的死亡，通过墙的缝隙正在不断地逼近，并且超过了她的要求。

她已经打开这个缝隙：她不自觉地把手指伸出去摸索着它，慢慢地打开它。这是她渴望那男孩做的：她的永无止境的想法，她的挫折，她的热和她的厌恶都使得这个缝隙变宽了。

她努力地告诉自己，她喜欢那个男孩仅仅因为他是她和神秘世界的媒介。

这不真实！这不真实！在内心深处，她希望得到他，现在就需要。只可惜现在太晚了。死亡大道上的运输不能再被拒绝了：它要求，是的，它要求把这个小骗子带走。

她是没有能力阻止它的。当她看到死亡大道在她面前打开，并且知道他们所处的这个十字路口并不是普通的路口时，她所能做的一切只是吓得要窒息了。

富勒听到了一些动静。

“博士？”他中断了他所做的事，抬起头，用眼角的余光他发现他的脸笼罩着在一层蓝光中，露出疑问的表情。

“你说什么了吗？”他问。

她没有理会他的问话，这时在她满脑子是别的事情，她在想如何中止这事。

在她眼前死者的脸很清晰。她明白他们痛苦的内心，从她听到的声音中也理解他们的肉体上的剧痛。

她很轻易地就明白通过托灵顿大院的大道不是普通的道路。她看到不是幸福，这里不负责正常死者的运输。不，那栋房子里的通道仅为受害人和暴力犯罪者打开。这些非正常死亡的男人、女人、孩子们，在他们死亡的时候心理上都深深地被打上了痛苦的烙印。他们的眼睛用意味深长的话语诉说着他们的极大的痛苦，他们的幽灵仍然带有他们死时的伤口，并忍受着当时的剧痛。她还能看到杀死他们的刽子手和使他们承受痛苦的人也混在其中。这些怪物们，在这个世界里用带血淋漓的语气发泄着他们疯狂混乱思想：这些和我们不同的、难以名状的、可怕的怪物喋喋不休地大声号叫着他们那些无聊的废话。



罪恶之城

现在，上面的男孩已感觉到了他们。她看见他在寂静的房间稍稍动了动，他已经知道他听到的声音不是苍蝇的声音，抱怨声也不是飞虫的抱怨。突然，他知道自己陷入了绝境。其他的世界，他谎言背后的第三、第四、第五世界迅速地、不可逆转地向他袭来。他恐慌的眼神说明他已感觉到她知道了什么。是的，她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她对这些东西的渴望。但是不是通过接吻，而是他不断增加的恐惧感把他们的感觉连接起来。这种感觉充满她的身体：她的感情的移入就是一切。她眼中的恐惧和他一样多，他们干渴的喉咙发出同样的声音：

“请……”

这孩子听得很清楚。

“请……”

这是应得的关照和礼貌。

“请……”

即使是死去的人，当然，即使是死去的人，也必须了解和服从。

“请……”

今天不会有什么仁慈降临了，她明确地知道这一点。这些幽灵已经在死亡大道上绝望度过了悲伤的时光，忍受着他们死时留下的创伤和被杀时精神的折磨。他们已经忍耐过他的轻率和傲慢，他的无知的行为，和他用他们的痛苦伪装的把戏。他们想说出真相。

富勒离她更近，并且凝视着她，现在他的脸像是在橘色的光的海洋飘浮。她感觉到他的手摸着她的脸。感觉很不舒服。

“你还好吧？”他说，他的呼吸很沉重。

她摇摇头。

不，不好，一点也不好。

缝隙在一秒秒地扩大：通过它，她可以看见另外一个天空，死亡大道上的阴云密布的暗蓝色的天空。那座真实的房子消失了。

“请，”她一边说，一边抬眼看正在逐渐淡出的天花板。

变宽，再变宽——

她所居住的脆弱的世界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突然，就像堤坝坍塌了一样，黑色的水冲出来，淹没了整个空间。

富勒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从他周围的颜色中可看出他突然很恐惧），但是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感觉他已毛骨悚然：她可以看出他的脑子在飞快地旋转。

“出什么事了？”他说。语气中的凄楚使她想笑。





楼上，写满字的房间的水壶碎了。

富勒离开她向房门跑去。当他接近它时，它开始不停地晃动并发出格格的声音，就向住在另一边的所有的人都在敲门。门把手转了一圈又一圈，油漆热得起了泡，钥匙也热得通红。

富勒回头看了看博士，她保持着那怪异姿势，热汗直流，眼睛睁得大大的。

他把手向门把手伸去，但是在碰到它以前门突然开了。外面的走廊已经全部消失。他所熟悉房子的内部景象也换成了一直通向地平线的死亡大道的情景。他所看到一切片刻之间就把富勒给吓死了，他的勇气全部丧失，那些惨状超过他的思想的承受能力。心脏停止了跳动，全身各个系统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的膀胱失灵了，胃肠功能丧失，四肢发颤，一下子倒在地上。当他倒到地板上时，脸也像门一样开始起泡，他的身体像门柄一样格格直响。他已经知觉全无，就像是块木头或铁块一样了。

在东部的某个地方，他的灵魂站到死亡大道上，所处的十字路口就是非正常死亡的路口。



玛丽·佛罗里斯库意识到她已是孤身一人了。当死者们复仇的手在皮肤上写着什么的时候，上面那个聪明的男孩，美丽，具有欺骗性行为的孩子，痛得不停地翻滚并且大声尖叫着。她明白他们的意图：她从他们的眼睛中可以看出来——并没有新花样，只是按历史的惯例对他进行这种特别折磨。

他将要被用来写他们的遗嘱。他要成为他们的纸，他们的书，他们的自传的载体。一本血书。用血写成的书。一本蘸着血写成的书。她想起用死人的皮做的鬼脸：她见过，并摸过它们，她想起她见到过的文身：有些是展现一个奇异的形状，有些仅仅街头一些无劳动能力的人刺在背上表达某些信息。但是不知道如何用血写一本书。

但是在这样的皮肤上，在如此光滑的皮肤上——噢，上帝呀，那真是罪过。当他的肉被撕裂时，他尖叫着。她感觉到他的巨大的痛苦好像是他们加在她身上一样，并且她感到他们并不是很可怕……

他还在尖叫。一边反抗着，一边破口大骂他的攻击者。他们并不在意这些，他们在聚集在他周围，对任何的恳求或祈祷都充耳不闻，只是长时间地在他身上施展他们怪异的力量。玛丽从他带着抱怨的声音中听出，他已经疲倦了。她在对抗着她身体内恐惧。不知何故，她感到，她应到那个房间去。在门口或是

